江苏泗洪全民放高利贷遭遇崩盘

“就像一个胀满气的气球，针一扎就破了。”江苏泗洪县，村民们这样形容当地高利贷的泡沫。前段时间，在高息诱惑下，泗洪出现“全民放高利贷”的状况，甚至一些公职人员参与其中。高息高收入，一时间，泗洪街头宝马、奔驰名车云集。

数月后，借贷大户“失踪”，停止付息，高利贷市场随即崩盘。当地银行人士认为，这是中央财政银根紧缩背景下，当地政府缺乏监管和防范，出现的大范围高利贷风潮。事件发生后，泗洪县成立突发应急处置小组试图化解风波。放贷者们则惶惶然等待或以自己的方式追讨贷款。

一起血案

7月18日，泗洪县公安局政治处主任姜扩军说，泗洪放高利贷范围较广，若采取强硬措施，恐怕会引起恐慌。目前他们最希望，是让这场高利贷风波“软着陆”。

调查显示，民间追讨高利贷的恶性事件已有发生。

6月24日晚，4名放高利贷的石集乡村民，找上线要钱后，所乘轿车被追撞，村民吴刚当场死亡，刘彩胜送医院后不治身亡，张守虎重度昏迷，冯雷受重伤。

7月16日，吴刚和刘彩胜的遗体火化。吴刚的妻子蔡红莲认为，丈夫是被人杀害。

据她描述，吴刚放高利贷给陈长兵、戴刚、冯雷等人。他们又将钱放给周计伟。

6月24日晚，陈长兵、戴刚、冯雷接到周计伟电话说可以还钱。三人通知下家后，一起到周计伟所住小区。

他们敲门后，一个叫孙迎凯的人应门称敲错了，几人离开。随后，陈长兵接到孙的电话，让在小区外等候。

孙迎凯带人赶到，提出周计伟欠的钱只能先还40%。双方发生争执。争执结束后，陈长兵先开车离开，吴刚开着冯雷的桑塔纳，负责将冯雷以及另两个村民刘彩胜、张守虎送回家。还有两人崔某和马某，车坐不下，未上车。

据马某说，吴刚等人离开不久，他看到孙迎凯带人开车追去。他马上打电话给冯雷，让他们小心，冯雷说：“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正在逃命。”

当晚10时许，在泗洪通往石集乡的公路上，吴刚所开的桑塔纳遭几辆车堵截追撞。

目击者称，一辆车在前面别住桑塔纳，另一车撞上来，桑塔纳凌空翻起，撞到民房。车内4人被甩在车外。撞车后，肇事车辆掉头就跑。

7月20日，泗洪县公安局副局长孙建国说，事发后，孙迎凯在宁波自首。泗洪县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捕。

据石集乡新汴村村民说，近段时间，常有村民在路口堵他们的上线。有村民找到上线后，将人半埋进土里灌辣椒水，逼对方把钱吐出来。

“全民放贷”

吴刚、刘彩胜出事前一个月，是当地高利贷最“疯狂”时期。

7月18日，人民银行泗洪支行一内部人士称，这是典型的“全民放贷”行为。

当地人称放贷为“放爪子”。在吴刚、刘彩胜所在的新汴村和石集村，每村都有95%以上的村民“放爪子”。

今年38岁的吴刚是名货车司机，春节前一直在外打工。春节后，他发现周围几个“放爪子”的朋友都有了车。

吴刚的好友陈长兵，比吴刚早两个月放高利贷，两个月内就买了车。

今年4月，吴刚在朋友劝说下也参与进来。以前开过公交车的吴刚人脉广，村里的人都愿把钱交给他拿去放贷。

蔡红莲说，吴刚死前的20多天，总共募集了200多万，分两次交给了陈长兵和戴刚。其中一个开超市的朋友交给他100多万，剩下的都是亲友的钱。

陈长兵给吴刚的月息是2毛1(21%)，十天一结利息。

第一个十天利息结清后，吴刚又把100多万交给陈长兵。而后，陈告诉他，上家周计伟找不到了。

7月16日，吴刚的葬礼上，新汴村村民说，全村95%的人都“放爪子”，没放的人是家里确实没钱。

“谁不放爪子谁就是愣子。”吴刚的一名族叔说，高利息让很多人失去理智。

在泗洪当地一个QQ群中，聚集着上百名高利贷三线和四线的人。他们放贷金额从数十万到数百万元不等。

他们的上线，位于二线的人，有十多名，有的身背欠款上亿元，少的也有1000多万。

张然是这个QQ群的群主。他的上线也是他的好朋友。最开始，张然拿出10万元交给朋友并要了5分的利息。

当时，他看到朋友的轿车后备厢里每天都有成捆的钱。

张然说，开始他也担心安全。朋友说，你那点钱就是“钱屎”，什么时候想要随时还。

张然试着要了几次，果真都能要回。

随后，他把亲友加上自己的全部家当，共200多万交给朋友。其中有姐姐治病的5万元、哥哥从银行贷的数十万元及父母的拆迁款等。这次，他得到月息1毛5。

张然说，他朋友总共背债1000多万元。因下家有人报案朋友已去公安机关自首。最上面的“爪王”失踪，现在他们都在等消息。

7月18日，一名人民银行泗洪支行负责贷款审核的人士说，这次高利贷风潮，参与者几乎全是泗洪当地人。

泗洪县政法委书记徐宜军说，泗洪跟邻县泗阳经济状况差不多，据银行监测数据，泗洪近段时间银行存款比泗阳少了20亿元。

不过徐宜军强调，这20亿中有15亿元~17亿元属民间正常借贷，利息在3分以内，剩下的则涉嫌非法融资。

方式类似传销

泗洪的高利贷网络，是金字塔结构的。

据张然和蔡红莲说，他们的钱最终汇集到王继闯、石祖维、张善园手中，这些人再把钱交给石国豹。

目前的调查显示，石国豹位于金字塔顶端，王继闯、石祖维、张善园、孙祥、孙飞虎紧随其后，属于二线，他们借贷的金额上亿元。

三线人员当中，有周计伟、冯雷、陈长兵等人，他们借贷数额3000万元左右。

张然和蔡红莲这样的四五线人员，有数百至上千人，他们靠近金字塔底层，借贷额在上百万到四五百万间。

他们之下，则是他们的亲朋好友，有的是同村80%到90%的村民。

张然说，这种结构很像传销，从上至下的利息层层盘剥。

他的上线利息2毛多，他是1毛5，他再给亲友则是5分至8分。

这个借贷网络中，几乎全是亲友间的串联。张善园、王继闯、石祖维等人是石国豹的好友。

7月17日，江苏泗洪县，石国豹旗下的江苏国豹置业公司大门紧锁。

蔡红莲说，当时人们以能把钱直接贷给二线、三线的人为荣，因为那样利息较高。

7月20日，王继闯的一名下线回忆，今年3月的一天，他跟父亲从多家银行取了90多万元，装在蛇皮袋里交给了王继闯。王当时开一辆奥迪A8，把钱放到后座上就走了，没打欠条。

这名年轻人是王继闯的远房亲戚，他家共贷给王300多万。他说，因亲友关系，欠条都是回避的。此外，月息超1毛就不打欠条，若要欠条，对方就不会再收钱。据了解，这成为泗洪高利贷的行规。

因此，张然、吴刚等人手中，没有任何欠条。

张然说，高利贷疯狂的时间集中在3月到5月，那段时间利息飞速攀升。参与放贷的二线和三线人员几乎都买了豪车。一时间，泗洪县城豪车成为一景，宝马、奔驰是最常见的。

张然说，像玛莎拉蒂这样的跑车，石集乡就有三四辆。

豪车之外的“行头”，还有金项链、金表等，据说是为借贷增加信誉度。

7月20日，泗洪政法委书记徐宜军说，石国豹、王继闯等人都是民间呼声比较高的“爪王”。目前他们正处于公安机关监控中。县公安局也找他们约谈多次，希望他们先自行还款，逐步“瘦身”。

民间融资的“爪王”

受访的十多名放贷者称，他们的钱最终是给石国豹的。另据泗洪官方称，到后期有人打着石国豹名义聚敛资金。

石国豹所在的石集乡，是泗洪高利贷最为密集的乡镇。

32岁的石国豹，两三年前还是瓦房村的普通农户。如今，三层别墅建在公路边，三个兄弟都住进新房。

据了解，石国豹初中毕业后在家做农活，开过小卖部、面包房。2007年到北京打工，不到一年后回了家。此后，其大哥在村里任小组长。

2009年瓦房村小学搬迁，原校址废弃。石国豹用这片地开发了4栋楼房，卖给乡里的人。

这是石国豹发家的开端，此后，他继续涉足房地产。去年，他又在石集乡粮管所附近开发了一栋楼房。

石国豹最开始的方式，就是从民间高息融资。2010年下半年，石国豹准备在泗洪拿地，融资规模开始扩大。而石集乡的民间高利贷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泗洪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示”上显示，2011年4月28日，石国豹的江苏国豹置业以1.6亿竞得64.84亩土地，竞拍保证金为5000万。

在同一公告上，王继闯、孙祥、孙飞虎为股东的江苏恒飞置业以3.32亿竞得144.7亩土地，竞拍保证金9000万。

工商资料显示，江苏恒飞置业于2011年4月成立，当月即拍下土地。

据了解，王继闯27岁、孙祥28岁、孙飞虎26岁，他们发展下线也是通过同龄好友。

那段时间，泗洪石集乡出现“80后、90后”为主体的民间借贷者，这些年轻人开着豪车，戴着金项链，出入KTV和高档宾馆。

7月20日，王继闯的一名下线说，王当兵复员后在石集乡卖太阳能，去年承包个宾馆。王继闯出手阔绰很出名，年初一朋友结婚，他送了辆奥迪A4。

现年26岁的张善园年初开了泗洪第一家宝马4S店。他也是吸纳高利贷的大户。

据了解，张善园的4S店开业，由县里主要领导剪彩。也就是在这个场合，县委主要负责人称，泗洪县现有1500辆高档轿车。

资金链断裂

石国豹等人4月28日竞拍土地的前后，是泗洪当地高利贷最高峰时期。到5月底，则出现了停止付息的情况。

这与石国豹等人竞得两块土地，后又申请解除合同的时间节点相近。

6月28日，是两块地出让金缴付截止日期。6月29日，泗洪国土局在官网上公示解除两块地的土地出让合同，理由是“无力开发”。

7月18日，泗洪县国土局副局长余东海说，石国豹等人在竞拍土地时符合相关程序，他们提出解除合同申请后，国土局发布了公告。他说，两块地所缴纳的保证金已被政府暂扣，原因是两家公司涉嫌非法融资。

随后，一些放贷的人得知石国豹等人无力开发的消息，开始索要本金。

另外，从5月23日开始，泗洪县政府在各个乡镇宣传打击“非法融资”。当地村民称为“切爪子”行动。

7月16日，一名参与放贷的人士说，所有人都在相同时间要债，出现“挤兑”后，上线四处躲避，“爪王失踪”。

泗洪民间流传着石国豹、王继闯、张善园等人携数十亿资金潜逃的消息，一时间人心惶惶。

内部人士称，传言使得石国豹等人丧失信誉。他们带动的高利贷网络一下子崩盘。

7月10日，泗洪县政府新闻办的情况说明中说，泗洪存在本地人以开发房地产为名进行的非法集资。

7月16日，张然说，他知道这么高的利息不可能维持长久，甚至用数学公式就能算出高利贷崩盘时间表，但是他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张然原本以为石国豹等会在夏收后再融资一段时间。他把抽身时间表定在秋季。

融资“贡献”于房地产

7月17日，瓦房村石国豹的邻居称，20天前，石国豹回过一次家，到家不久，后面就追来四五辆车，找他要钱。

10天前，有人给石国豹家门口放了花圈。

7月20日，张善园的宝马4S店大厅里没一辆汽车。当班的侯姓负责人说，近期要债的堵门，生意无法维持。

人民银行泗洪支行一内部人士说，存款减少，从银行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一下子“搞乱了金融秩序。”

这位内部人士称，这只能由公安机关处理。但参与放贷的有一批公职人员，甚至有公务员从银行贷款后拿去放贷，“公安机关怎么查呢”？

这位人士说，今年以来，根据中央调控，各家银行都收紧贷款总量，主要是控制房地产企业。泗洪银行今年贷款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近半。

他说，在这个背景下，泗洪的民间高利贷升温。他透露，泗洪的高利贷风潮已引起央行关注，已责令江苏省分行下派调查组。

近段时间，泗洪县不断下发打击非法融资的通告，督促相关人员到公安局自首。

7月19日，泗洪召开“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抵制非法集资工作会议”，纪委副书记姚海波在会上说，对于已参加或涉及非法集资活动的党政干部职工，要迅速纠正到位，同时还要严格管好家人、亲友、身边人，督促他们不参加非法集资。

7月20日，泗洪县政法委书记徐宜军说，应该看到泗洪85%以上的民间借贷是正常的，并且他们为泗洪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做出了贡献。

残局难了

据介绍，大约从2000年开始，泗洪的房地产开发开始借助民间融资。

泗洪的房地产企业有300多家。人民银行泗洪支行内部人士说，有些去河南、大连等地开发楼盘的泗洪人，都回老家进行民间融资。

7月20日，泗洪县公安局副局长孙建国说，房地产是泗洪的经济支柱，一段时间内，他们对于民间融资也很困惑。若打击，会破坏经济发展，不打击老百姓反映又很大。

对于民间所指向的“爪王”石国豹、王继闯、张善园等人，徐宜军说，如今司法机关并未控制这些人。

“我们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掌握到他们违法的证据。”徐宜军说，政府多次约谈石国豹等人，石都说融资是为了企业需要。

泗洪公安局副局长孙建国说，根据今年1月开始施行的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该解释施行后，江苏公安机关控制的500多名涉嫌非法集资并已报批捕的人，全部释放了。

对于如何执法，孙建国表示这个“度”很难拿捏。他说，目前打击的重点就是以企业为名集资，而后又高消费挥霍的案例。

据孙建国介绍，目前泗洪已查实的非法融资案只一起。由当地人参与的跨国融资诈骗，他们将钱拿到乌干达开赌场，涉案金额1500万。

对于大部分血本无归的人，徐宜军说，高利贷本身不受法律保护，能否追回要看具体案例，追不回来只有个人承担损失。

根据央行2002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如今的泗洪县大街上，豪车已没有多少。

“身边人都这么玩的时候，自己也就会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心一横，就上了。”张然说，身边放贷的人知道自己走在法律边缘，很多人不敢报警，只能四处找上线要债。 **据《新京报》**

故宫声誉也是一件易碎瓷器

7月30日，一位网友在微博发布消息，称故宫收藏的一件宋代哥窑瓷器出库时，被工作人员摔碎。故宫博物院证实，国家一级文物宋代哥窑代表作品青釉葵瓣口盘人为失误受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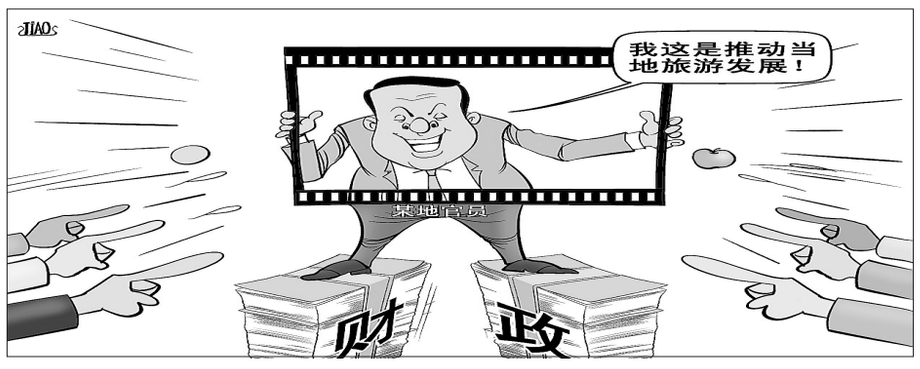
面对质疑，故宫昨日承认文物被损坏。但是故宫回应中还称：已经看到了这条微博，是否属实有关部门正在进行了解，一旦情况查明，会尽快向社会公布。我们有理由相信：要不是网友曝光，这次事故说不定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故宫完全是在揣着明白当糊涂。

国家明文规定：国有文物事业单位应当在知道突发事件发生后或者应当知道突发事件发生后两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而故宫7月4日损坏了国宝，居然到31日也没有向北京市文物局或国家文物局上报，这不是一个“要彻底调查清楚”就能够解释的。

最珍贵的瓷器却被我们最优秀的科研人员以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损坏。这就像有1600个防盗报警器、3700个烟感探测器和400个摄像头在运行、曾被称为“京城第一保卫处”的故宫，被一个业余小贼搬梯子跳墙盗走价值连城的国宝一样，荒唐可笑。

更可笑的是，故宫面对自己工作失误时的态度。从文物被盗到锦旗上的错字，再到今天隐瞒打碎瓷器，故宫的态度一次又一次印证了网友总结的故宫道歉模式：能抵赖就抵赖、能狡辩就狡辩，实在赖不了、辩不赢，只好认错。可是，即使认错，还“犹抱琵琶半遮面”。以前是“领导不知情”，现在是想“彻底调查清楚，形成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后上报”，总是一副理由充分的样子。

宋代的瓷器不是厨房的盘子，动不动就可以失手；故宫的领导也不能像街上的混混，惹出事来光想抵赖。故宫的声誉本身也是一件易碎的瓷器，因其珍贵，更应小心翼翼。 **刘昌海**



一举成名

影视圈真是个名利场，连官员也想削尖脑袋往里钻，不管人家有没有当演员的潜质，但这个真的可以有，有事实为证。最近，湖南贫困县通道县投资250万拍摄《通道转兵》，让副县长、副局长等一批官员集体参演。通道县副县长称官员演戏并非公款作秀，政府出资拍摄电影是为“推动当地旅游发展”，而且官员是免费参演，不存在用纳税人的钱来“玩票”。**焦海洋**/图

匆匆公布捐款糊涂账不如不公开

7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首次公布数十万笔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捐赠查询平台上线后引发网友质疑，对玉树县仲达乡寄宿学校和卫生院的援助，日本红十字会官网公示分别是1544万元和696万元，但中国红十字会公示分别为1182万元和535万元，“缩水”23%。(《京华时报》8月1日)

“郭美美事件”之后，在舆论的压力下，中国红十字会的捐赠信息平台匆忙上线。但红十字会方面似乎低估了社会大众的“鉴别能力”和“挑刺能力”，发布伊始就引起质疑声一片。比如捐款数据的“缩水”，再比如玉树4月地震但有些明星3月就已经捐款。对此，红十字会方面表示是“数据问题”和“技术问题”，今后会逐步完善加以改正。客观地说，红十字会在这方面进行人为造假的可能性并不大，之所以出现如此古怪的“数据打架”，大抵跟信息量太大、工作人员录入核对不细致等因素有关。

其实，这样的结果虽在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中国红十字会过去这么多年的捐款管理体系一直处在左右手互相监督的不透明状态中运行，突然面临公共舆论强烈要求信息公开的巨大压力，面对庞大的信息量，匆匆推出来的信息发布平台在内容和数据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纰漏，难以经得住全社会多层面多角度的检验，几乎是必然的。在笔者看来，如果数据做得非常漂亮和完美，没有任何的“漏洞”，反倒是值得怀疑。

但纵然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不存在管理上的猫腻乃至“捐款腐败”，千疮百孔的捐赠信息平台，错乱不堪的信息数据，也足以说明了很多问题。这一方面说明，红十字会既无信息发布周密完善的制度安排，也缺乏信息发布的管理应变能力；另一方面，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红十字会日常管理和善款管理的流程不规范、机制不健全、监督形同虚设。

毫无疑问，捐款信息从不公开到公开，是一种进步。然而，信息公开的目的在于回应公共呼声，重塑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可急匆匆公布出这么一笔漏洞百出的“糊涂账”，其实还不如不公开。这等糊涂的账目，这等粗放的管理，这等“拆东墙补西墙”的作风和态度，如何能取得公共的信任，如何能保证社会的捐款得到善用？如此，非但不能救赎渐行渐远的公信力，反而进一步让公信力受到更大的创伤，继而戕害社会的慈善热情。

有专家说，国外公益组织的信息公开，有一套完整的规范和标准，极为细致，经过反复公开辩论、论证之后才决定的，之后还会由专门的人员负责检查、审计、监督。但反观我们，信息公开显得太随意、太不严谨、太形式主义。希望这种过于“粗放”的信息公开，能够在公共社会持之不懈的质疑声中，不断倒逼慈善红十字会的捐款管理和信息公开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陈一舟**

用诉讼来教育垄断企业的傲慢

买的二等票座位竟在餐车车厢，今年5月，如皋市民杨金柱状告铁道部。5月24日，该案在北京一中院公开开庭。7月29日上午，杨金柱告诉记者，他状告铁道部的官司终于打赢了，“在判决生效后15天内，铁道部要对我当时信息公开的要求作出答复，我现在就等他们的回复结果呢！”(据《成都晚报》)

我对这一次公民杨金柱的胜诉表示由衷的高兴。因为，在傲慢的铁道部以及傲慢的垄断企业面前，所有的司法胜诉都是对它们的警醒，而垄断企业逐步低下头来，少不了这些微小的进步。

此前，律师郝劲松向铁道部门索要发票的官司赢了，更可喜的是，铁道部门也开始学会向索要发票的公民提供发票了；李丽的家属起诉铁道部门，法院判令铁路部门应赔偿死者家属20万余元。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诉讼，教育了铁道部门，让他们已经改正了或者正在整改一些傲慢的态度。

是的，这些诉讼并没有改变垄断企业的傲慢态度，更无法改变他们垄断的现状，甚至，在让垄断企业彻底地低下他们傲慢的头颅问题上，司法机关都有力所不逮。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每一个公民的努力，更不能否定每一场诉讼给社会带来的进步。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叫做“围观改变中国”，如果一人一微博，一人一句话也能在细微处改变中国，那么，每一个拿起法律武器，勇敢地提起一次诉讼，我相信更能推进中国的进步。说到这，我又看到一则消息，水产养殖基地河北乐亭县的160多家养殖户接连遭受不幸。面对当地350万笼扇贝苗死亡和3亿多元的收益将化为乌有，渔民们决定状告中海油和康菲公司。(7月31日《广州日报》)不管是铁道部还是中海油，只要垄断企业的头颅还是那么傲慢，公民就有责任用诉讼来教育他们！ **杨涛**